江湖術士草莽英雄

孫殿英傳奇

●趙綸元（前陸軍經理署中將署長，交通大學兼任教授）

久聞大名一見如故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十日，日軍無條件投降，中國八年的堅苦抗戰，終於得到最後勝利。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上將，奉命在河南鄭州主持受降，接受河南一帶日軍交械投降。當時第一戰區長官部駐在陝西西安，經派遣副參謀長李崑崗將軍即赴鄭州設立指揮所，籌備受降事宜，胡宗南將軍於九月十八日，偕同參謀長范漢傑，飛臨鄭州。筆者承乏第一戰區長官部經理處長，於九月二十日，到達指揮所，參加九月二十二日隆重舉行的受降典禮。

有一天，在總務處副處長蔣竹三兄處，見到一個瘦小的中年漢子，麻臉猴腮，服裝不整，但兩目烱烱有光，經過介紹，原來他就是久已聞名的孫殿英。抗戰期間，孫在敵後，游來游去，說是打游擊，與日軍、僞軍、八路軍，彼此委蛇，錯綜周旋，在夾縫中掙扎生存；勝利前夕被國民政府派任先遣軍總司令兼護路司令；孫殿英言語爽直，彬彬有禮，與想像中粗野跋扈的孫殿英，大不相同。他每人送了我們「大前門」香煙一條；我們都推辭不受，他說：「別客氣，這也不是我花錢買的，是偵緝隊查獲走私沒收的，危禁物品，數量太少，不便專案報繳，就請各位分享罷。」他的話雖是有點公私不分，但謙遜誠懇，我們不好堅拒，就說：「好吧，那我們請你吃午飯。」於是我們去到街上一家飯莊，挑了僻角一張方桌，分三面坐下，天南地北的談了起來，眞有點一見如故的感覺。

慷慨爽直自奉甚儉

提起孫殿英，聞名已久，他是個人人津津樂道的傳奇人物。據說他是河南永城縣西楊樓村人，一八八九年出生，名魁元、字殿英，後以字行，體貌不揚，而心雄萬夫，義薄雲天。幼年以家貧失學，不識之無，終日游手好閒，吊而郎當；但爲人四海，慷慨爽直，他自奉甚儉，不嫖、不煙、不酒；惟性好賭博，且賭技甚精，每賭必贏；他對人坦白誠懇，手面闊綽，從不斤斤計較，賭友縱使輸了很多錢給他，還是心服口服。

孫殿英眼看在家無可發展，決心出外闖蕩江湖，直奔河南省城開封，打算入營投軍、當兵吃糧，小則混碗飯吃，大則博個前程。當時駐防軍隊是劉鎭華所部，營官看了孫殿英的體格像貌，認爲不是當兵的材料，不肯錄用，經他再三好言相求，才勉強獲准補了一個伙伕兵的名字。於是孫殿英當了炊士兵，可是他並未挑水燒火。仍是忙於逢人便賭，廣結善緣，從不下廚工作；自他來到劉鎭華部的特務連之後，特務連的伙食一天比一天好起來，原因是孫殿英拿賭博贏來的銀錢，貼補買菜，津助其他的伙伕，他雖未共同幹活，伙房炊事兵並無怨言；孫殿英東遊西蕩，連長特予優容，全連弟兄更是對他另眼相看。

孫殿英就這樣天天狂賭、仗義輸財、豪邁交遊，一傳十、十傳百，全師人人知道有個孫老殿。某次，因上級措施失當，引發公憤，他那一團人被逼譁變，連夜拉到一個山頭，天明查點，高級幹部都未同來，於是孫殿英便成爲衆望所歸的人物，一致擁他爲首領，尊稱支隊司令。嗣經收編整補，孫殿英以二等炊事兵，一躍爲上校團長。隨即輾轉茁長、日益壯大，後被閻錫山改編爲第四十一軍，孫殿英任軍長，副軍長譚溫江（字松亭）。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閻錫山參加

國民革命軍北伐，孫部改爲第十二軍，隸屬徐源泉的第六兵團。六月，奉軍（張作霖部隊）北撤，晉軍（閻錫山部隊）進兵河北地區；因奉軍前收編的積匪馬福田部，盤據馬蘭峪一帶，打家劫舍；孫殿英部奉派前往剿辦，六月底進抵薊州。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七月三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將軍到達北平；七月六日，偕同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高級將領，去西山碧雲寺告祭孫中山總理，七日，在天安門舉行「慶祝北伐勝利歡迎革命同志大會」。政局變革，軍務倥偬，部隊餉糈，籌補不及，孫殿英部將有斷炊之虞，孫殿英又不願就地派糧派款，騷擾地方，軍中官兵惶惶不安，副軍長譚溫江說：「馬蘭峪即清室東陵所在，陵內埋有不少寶物，都是民脂民膏，傳說馬福田曾準備掘陵尋寶；現我軍已擊潰馬部。何不進駐馬蘭峪，挖出『貨棄於地』的寶物，換錢維持軍食，豈非既不擾民，又解決了本軍的餉糈問題？」孫殿英一聽有理，說幹就幹，隨於民國十七年七月四至十一日，以軍事演習爲名，驅走守陵人員，封鎖交通，實行戒嚴，洗劫了乾隆的裕陵及慈禧的定東陵，釀成了全國矚目的東陵盜寶大案。國人一向以「偷墳劫墓、辱及骸骨」爲罪大惡極，所以孫殿英因而惡名昭彰，婦孺盡知有個「孫大盜」。

東陵盜寶問心無愧

孫殿英很是健談，是日，在鄭州飯莊，侃侃而談，雖是歪理，卻也情眞氣壯。他首先反復強調他之一度投靠汪僞政權，是爲了維持地方安定、俾益國軍長期抗戰的一時權宜之計，並曾獲上級默許。他說他在敵友難分的夾縫中，左支右應，「變敵後爲前方」、「集小勝爲大勝」，並曾與汪僞約法三章：第一、降汪不降日；第二、只剿共不打國軍；第三、人事建制不得干預。他說這是「曲線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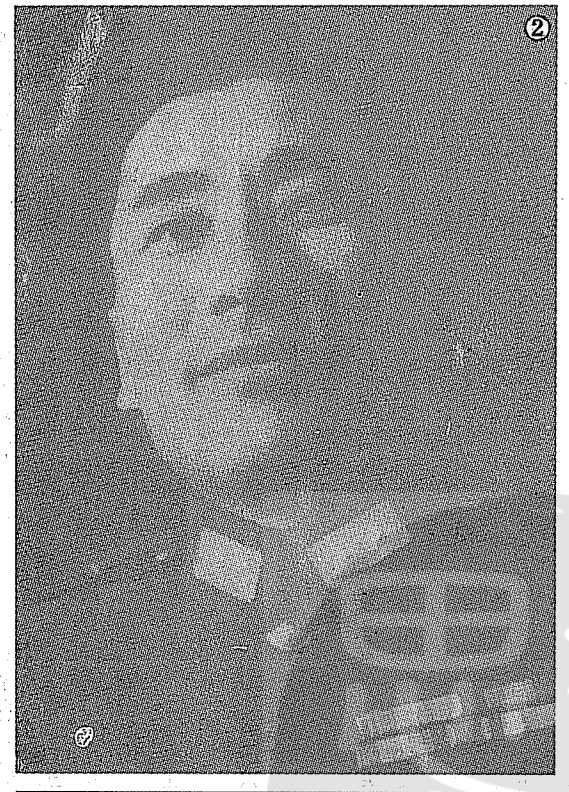
我們也曾問過他東陵盜寶事件，他卻坦承不諱；他說：大家被北伐勝利衝昏了頭，只顧了慶祝勝利，陶醉於歡呼中。無暇顧及部隊補給，我有數萬官兵，上級不能按時接濟。我又不忍就地攤派，騷擾百姓，只好「發死人之財」了！我這個國民革命軍兼革死人之命，所獲珠寶，我自己沒有留取分毫，經手官兵，亦皆潔身自愛，全部歸公；其實東陵的建材林木，或監守自盜，或強行砍伐，用肥私囊，早已成爲公開的事實，我既非首倡，又非私吞，實在問心無愧！（筆者按：大部隊行動，補給偶有不周，容或有之。但孫殿英收容降軍甚多，人數超過該軍一倍，爲了擴充一己兵力，匿而不報，上峰撥發一軍的餉糈，何能敷三軍之用？所謂補給不繼，此亦恐爲主因之一。）

我們也曾詢及外傳以珠寶餽贈當道政要的傳說。孫殿英顧左右而言他，他說爲了這件事，政府特組設軍事法庭，由商震上將爲審判長，譚副軍長及涉嫌官兵多人，拘押審訊，將及一年，結果均得無罪釋放，功過是非，盡在不言中了。（筆者按：閻馮叛變，中原大戰爆發，由閻錫山諭令北平警備司令部釋放譚溫江，並非中央明令。）

頗工心計精於世故

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初，范漢傑將軍奉調國防部參謀次長，長官部參謀長一職，由副參謀長盛文將軍升任。胡宗南將軍的首腦部，自從民國二十七年集團軍總部、副長官部、長官部，均設於西安南門外薦福寺（俗稱小雁塔）內，中飯時各處長齊集參謀長辦公室外間會餐；後來組織擴大，且爲便利公務，如政治部、黨政處、交通處、衛生處、經理處等，均遷城內辦公，但如在小雁塔開會或公洽，到了午時仍參加會餐，會餐時常常邊吃邊談，公事、私事、趣事，無所不談。

盛文將軍腹笥寬廣、口才便給，往往聽他一人表演。有一天中午會餐時，盛文參謀長說了一樁趣事，他說：「昨天下午，我正批閱文稿，忽然家中內人來電話說：『家裡來了一個麻臉的小個子，他說他姓孫，帶了一盒點心，一定要見老太太，見了老太太，爬下就磕頭，口叫乾媽在上，兒子拜見；老太太又不認識他，叫打電話給您，如何處置？』我一聽就猜到是孫殿英，因爲在十來天以前，胡先生（對胡宗南將軍的暱稱）要我轉知孫殿英來西安一趟，有事面談；經我打電話通知他，他心懷鬼胎，支吾其辭，不願前來；經我一再保証，絕對沒事，才答應前來，不知怎麼又土頭土腦跑到我家裡去冒認乾媽。我當時就對內人說：『叫他聽電話！』一聽聲音，果然是孫殿英，我說：『你這是幹什麼？來到西安，就該來長官部隊報到，怎麼摸到我家裡去了？』他



①受胡宗南所屬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王仲廉指揮時的孫殿英。

②曾是孫殿英長官的王仲廉將軍。

③本文作者趙掄元（後右）與王仲廉（後左）合影。

說：『應該先拜見老太太，禮不可廢。』我說：『什麼禮不禮，照理說，理當先公後私。這樣吧，我馬上派車來接你，一同去見長官！』他急忙說：『別急、別急，我要先見參謀長，請教見長官如何應對。』我說：『好罷，車子就來。』不一會，把孫殿英接了來，一看他服裝不整，儀容未修，一面向他提示見長官的禮節，一面叫人打臉水要他刮鬍子，並向蕭參謀借用他的軍服，切實忙了一陣，正好胡先生在辦公室，我陪他去晉見；胡先生對孫殿英很是禮遇，要他盡忠國家，愛護民衆，撫慰有加，臨行並發他特支費五萬。孫殿英感奮之情，溢於言表，歡天喜地的去了。」大家聽了參謀長可笑的敘說，對孫殿英鬼頭鬼腦的憨態，無不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實勝利初期，肅奸工作雷厲風行，許多汪僞顯要，雖早已向重慶暗通款曲，但一經有人檢舉，立即收押待審。孫殿英自知投過汪僞，雖說是「曲線救國」，究竟於心有愧，他又何能不怕被人檢舉收押問罪？心中自然忐忑不安，後經盛文參謀長一再催促、一再保証，只好硬著頭皮前來。他聽說盛參謀長事母至孝，所以先認乾媽，萬一變起不測，也好有個緩急照應，此乃江湖人士慣用的手法，看來雖覺滑稽，卻也有他的深意。他能知道盛參謀長孝母，能打聽到盛公館的地址，能夠通過傳達的攔阻，直闖內室向盛母叩頭，可見他頗工心計，世故熟透，從二等兵一躍而爲師長、軍長，並非偶然。

心直手辣幹了再說

新劃歸胡宗南將軍指揮的第三十一集團軍，駐防豫北，總司令王仲廉將軍（字介人，江蘇蕭縣人，一九〇三年生，黃埔一期畢業，歷任師長、軍長、總司令，一九九一年病逝台北，享壽八十九歲），筆者與他雖有一面之識。並不相熟。嗣於民國五十四年（一九六五），筆者軍職外調，承乏高雄硫酸錏公司董事兼總經理。王仲廉將軍也是本公司董事，每於董監事開會期中，晚間在公司招待所住宿，飯後無事，每即暢談往事，有一次，談到孫殿英，王仲廉將軍口中的孫殿英，概如下述。孫殿英所部歸第三十一集團軍指揮，雙方駐地不遠；孫殿英的老家西楊樓村，距王仲廉老家，隔省相望，不過數十里，兩人早就相識，現在雖是長官部屬，情誼甚濃，王仲廉稱孫爲「孫大哥」，以示親切；而孫自知雜牌出身。對王則畢恭畢敬，口稱「總司令」，奉命惟謹。有一天，王仲廉得到密報，說孫部來了兩個八路軍幹部，鬼鬼祟祟，纏著孫殿英，不離左右，大概是做兵運工作云云。王仲廉一聽，事態嚴重，立即打了個電話給孫殿英：「孫大哥！我請你吃便飯，能馬上來司令部一趟嗎？」孫說：「總司令，吃便飯不必了，如有公事吩咐，馬上前來。」王笑說：「公事也要談，便飯也要吃。」孫答：「是！馬上來。」不多久，孫坐了一輛卡車，隨來八個帶匣槍的衛士，前來見王。兩人談了些軍情近況，喝了些山西汾酒，孫一再表白其忠貞不二之心，最後王仲廉才談到正題：「孫大哥，你的忠心耿耿，令人敬佩；聽說你那兒來了兩個客人，是怎麼回事？」孫殿英一聽，用力把桌子一拍說：「媽的，總司令已經知道了！我也正要報告此事，兩個龜孫子死纏歪哄，硬是不肯離去，煩死了；不過總司令放心，我決不會上當？」王仲廉說：「上當當然不會，不過此事還須妥善處理，人言可畏，以免層峰誤會！」孫答：「是！我馬上處理，回去就辦他們龜孫子。」飯後孫即辭回，一小時以後，王仲廉將軍接到孫殿英的電話：「報告總司令，兩個龜孫子已處理完畢！」王問：「很好，怎樣處理的？」孫說：「我把他倆活埋了！」王仲廉說：「咳！驅逐他倆離開也就是了。」孫說：「總司令，不是說『人言可畏』嗎？不如此不能表白我的心志。」孫殿英做事，往往就是這樣乾脆。

忠心耿耿正氣凜然

王仲廉將軍接著又說了孫殿英壯烈成仁的經過，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四月上旬，共軍劉伯誠部，以數倍於我的兵力，圍攻豫北湯陰，守軍孫殿英全力抵抗；劉伯誠百般誘他陣前起義，希望「不戰而屈人之兵」，孫殿英口述，命參謀照錄，以明碼電報回答說；「你有種你攻你的，我有種我守我的，我守不住城，算我沒種，獨眼龍（劉伯誠綽號「獨眼龍」），瞧你的啦！也不必再胡說八道了。」快人快語，令人叫絕。王仲廉將軍也收到了這個電報，極力向上級請求速派援軍解圍，惜以當時軍情全面逆轉。既抽不出部隊赴援。補給亦告中斷，雖經空投濟急，奈以杯水車薪，無補大局，終至彈盡糧絕，於五月二日城破被俘。共軍非常欣賞孫殿英那種豪邁不屈

的風格，仍然勸他投降，既往不究。

孫殿英大義凜然，堅拒不屈，共軍腦羞成怒，要他勞動改造，推磨挑水，百般羞辱，終被折磨而死。漢武帝曾說：「夫泛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意即不依車軌胡亂拉車的野馬，或豪放不羈的花郎漢，只要駕御得當，必可發揮所期的功能。孫殿英本是反復無常、沒有中心思想的莽夫；王仲廉將軍因人制宜，統帥有方，不必求全責備，要在用其所長，致令草莽英雄孫殿英，堅貞不渝，至死不屈。其忍辱偷生的許多投降將帥，不知作何想法？

二十年前民國六十三年十月出版之中外雜誌九十二號有張或弛慈禧太后大劈棺，敘述孫殿英盜皇陵前因後果，內容生動翔實，特建議中外雜誌社重刊以饗讀者。

①

②

①抗戰勝利前夕任國府先遣軍總司令的孫殿英。

②本文作者趙掄元（右）與第一戰區長官部參謀長盛文（左）合影，盛文曾帶領孫殿英晉見胡宗南面予嘉勉獎助。